

# 「烽火春夢」讀後

牟海超

## 孫立人的道德勇氣

頃閱中外雜誌四十二卷第五期莊烈先生大作「烽火春夢」其中部份情節與事實不符，茲特追述事實，以正視聽，並補莊先生之不足，希惠予披露，並請讀者指教。

第一四七頁後段說：「三十六年農安之戰，杜長官被圍，幾乎被俘，孫竟坐視不救……」及其以後各節，簡直錯得離譜，事實是這樣的：農安是長春西北一個縣城，相距大約七八十里，與德惠長春三地互為犄角，當時長春由新一軍駐守，德惠由新一軍五〇師防守，農安係在左翼，由七十一軍軍長陳明仁（黃埔軍校與杜聿明同期同學，後投共。）率領一師部隊駐防其地，當林彪坐大，渡江南侵時與德惠同被共軍重兵圍困，杜聿明為援救陳明仁，下令三十師師長唐守治火速派兵兼程前往解圍，其時新一軍在長春所能掌握的戰力有限，除直屬部隊、地方部隊，只有卅師兩個團可以作戰，另外一個九〇團早已被杜調來調去在懷德被共軍吃掉只剩一個番號了，德惠之圍待解，兵力左支右絀，記得解圍德惠時連教導總隊的學生都派去了，在杜聿明的嚴令之下，豈敢輕忽，但卅師也僅能派出一團部隊，即使投入虎口，也只好認了。當時派出的是八十八團（團長胡英傑現在臺），胡團為避開共軍的打援部署

，迂迴前進，未能及時到達完成任務，但不能說對陳明仁棄守農安「全身而退」未發生作用，德惠經過二十多天的血戰，共軍屍體堆得比房屋還高，重機槍射手，最後都是用三〇至四五度的仰角射擊，慘烈至極，終於擊退共軍攻勢，使其殘餘逃回江北，德惠解圍後，杜聿明自瀋陽親蒞戰場視察，當晚返抵長春召開軍事檢討會議，嚴厲指責唐守治師長指揮無方，作戰不力，將予從嚴法辦，孫立人將軍立即向杜報告：「胡團是我的所屬部隊，作戰不力應由我負責，我願接受長官的處分。」這種道德勇氣負責精神，立即引起全體出席官員的欽敬，莊文說：「激辯」「拂袖而去」等等，真是誣蔑賢者，此事最後由陳明仁出面打圓場而結束。當農安德惠相繼被圍時，整個東北戰場都在動盪不安，石覺部隊面對熱河，新六軍、五十二軍在遼陽、本溪、營口一帶與共軍纏鬥，杜聿明將軍坐鎮瀋陽長官部，正在指揮部署作戰，東北戰場遼瀾，忙得不可開交，那裏還有餘暇到農安去解圍呢！杜孫之間是否因此而生芥蒂，就非我之所知了，我當時官卑職小，只見其果不知其因，及後來臺接受軍事深造教育，略涉戰爭理論，才知道杜的指揮方式大大的違反戰爭原則，這是東北國軍後期的致命傷。例如長春西西南方的懷德雖是縣城，因距離過遠無法有效拱衛長春，孫立人認為派個前哨連去擔任警戒即

可，杜聿明堅持要派一個加強團，結果葬送了新一軍九分之一的戰力！那都是印緬戰場上百戰百勝的雄兵啊，真令人心痛！

## 花甲老兵熱血沸騰

寫到這裏我不禁想起了一則故事，文學大師林琴南翻譯文中有「拂袖而去」字樣，當時大受警議，有人質問他，那位男主角是否穿着劍橋大學的博士裝呢？有人看見孫將軍參加會議時穿的是戰鬥服裝，外套美軍夾克，其袖緊口，我就不知道是如何「拂」了，這當然不算甚麼缺點，僅是莊先生行文在遣詞用字上，稍欠注意罷了。

至於莊文所說孫軍長因「拂袖而去」致被撤職，實在荒謬絕倫。以上所述長春戰役檢討會，大概是在卅六年三月底四月初之間，孫立人當年六月調升為東北戰區副司令長官，十二月調升為陸軍副總司令兼陸軍第一訓練處處長，以後來臺屢任重要軍職，迄至前年方自二級上將退役，國防部是有案可查的。說他被杜撤職，並無其事。東北剿共之戰後期，共軍重兵圍困長春時，長春已成戰場極北端的孤城，由新七軍（軍長李鴻將軍，由新一軍卅八師擴編而成）、六十軍（盧漢舊部）各防守半個城區，共軍大軍壓境，內無糧草，外無救兵，危如累卵，當時在南京任陸軍副總司令的孫立人將軍曾向最高當局請纓，要

求派機將他空投長春，指揮作戰，與孤城共存亡，但未蒙許可（我在瀋陽親見官方報紙新聞電訊）。孫立人將軍當仁不讓的勇者風範及愛護袍澤的胸懷（孫立人在卅三年雙十節前係卅八師師長的胸懷）四十年前舊事，每一念及輒令我花甲老兵熱血沸騰，對孫老將軍仍不勝敬佩。爾後長春之戰，卒因六十軍降共開放半城，新七軍腹背受敵，猶奮戰不已，直至全軍覆滅為止。

莊君文中「太驕傲，誤了一生」之語，未免太放肆了！所以我說莊氏「先存偏見」原因莊是杜手下的親信幹部，由於長期受杜的呵護與薰陶，少年得志意氣風發，不能冷靜觀察全局，把杜對孫的心態作為自己的看法！

這一點，我認為不僅是莊先生的錯誤，也是損失！我與莊先生忝為日照同鄉，且心儀已久，看過該文之後，對莊君的景仰之心大減，此際新一軍在臺袍澤，因此文之刊出對莊君感憤怒，這還不是損失嗎？

尤有甚者，則是莊氏對當年東北戰區官兵風紀的評論，竟用盡了令人難以忍受的辭彙，這點恐怕又要惹起當年轉戰長白山下，今日在臺如五十二軍，青年軍二〇七師各單位所屬官兵的普遍不滿了，我在東北前後三年，初期在新一軍訓練單位任隊職，後調五十師當排長，「高級將領飛揚跋扈」因我階級太低，無法覺察，至於「士兵軍紀廢弛，吃喝玩樂，……」的描述我實在不敢苟同，我住過黑山、昌圖、瀋陽、四平、長春等地，課餘假日也偶然上街逛逛，就不會看見莊氏所說的現象。這一點恐怕是因為莊氏身居要津，

玩所欲玩，（引莊文情節）以偏概全了吧！再就「戰志消沉」而論，應該是錦西會戰時期的事，莊文所述「五十師攻佔德惠之後即停止前進」是只知其果，不知其因，新一軍自攻略四平之後，展開追擊，三天下公主嶺（六十華里），又兩天攻略長春，（距公主嶺一四〇華里）與新六軍併肩爭進，互競冠軍，打得林彪殘部望風披靡，前進速度可以媲美美爾的色當突破作戰。士氣之旺盛，在印緬戰場上，都未曾見及，如何能說是「戰志消沉」呢！其後五十師主力收復德惠，先頭部隊已渡過松花江，哈爾濱遙遙在望，收復指日可待，突然因美國之干預而奉令停戰，造成克勞塞維茨所謂之「勝利的極限」，此後處於被動，仍然奮戰不已，莊氏所說「戰志消沉」一竿子打翻到底，是十分不公平的。所以我說莊氏「記憶不全」。

### 骨鯁在喉不吐不快

還有莊君記憶不全的事，讓我再予補充說明。陶賴昭是中長鐵路松花江北岸的一個小站，在大橋頭上有一個掩護江橋的巨型碉堡，是日本人建立的所謂國防工事，可容一個加強中隊駐守，能貯存守軍六個月的彈藥、給養及飲水，我軍奉命停戰時，五十師即在德惠佈防，由一四九團（團長胡晃）第一營（營長董成璞，聞已來臺）派一加強連進駐擔任對敵警戒，第二連（連長鄧禮發）因屢次戰役傷亡過重，新兵補充較多，不甚適於野戰，乃由營長令派前往，停戰令後，共軍坐大，對我軍發動攻擊，大軍渡江包圍德惠、農

安等重鎮，該據點形成孤立，並首當其衝，被共軍圍得所謂水洩不通，不知挨了幾千百發砲彈，仍然堅守了廿一天之久，未讓犯敵越雷池一步，迄至德惠圍解，真可以媲美八一三四行倉庫之役，功昭史冊。乃受先總統蔣公之特別嘉勉，頒給一四九團榮譽番號為「中正團」其第二連為「中正連」並自連長以下各晉一級，由胡團長親至南京接受此項榮譽，我是五十師調駐長春時向一四九團報到，奉派為第一連第一排排長，所以事後獲知詳情，絕對正確無誤。

五十師在德惠衛城作戰時，師長是潘裕崑，副師長兩位一是楊溫，一是謝樹輝，（四川人，身胖）莊文所說的就是謝樹輝。德惠戰役，潘怕砲彈躲在掩蔽部中不敢出來，楊在指揮所一角發抖，全靠大胖子謝副師長，指揮若定，穩住陣脚，遣兵調將，擊退犯敵，其間楊甚至曾提出懸降旂之議，為謝所制止，但潘師長接任軍長時，五十師竟然發表楊溫為師長，令全師官兵嘩然，謝當然也就格老子摔紗帽回家去也！此點或可補莊文之不足。我是正宗行伍出身的軍人，從未執筆為文，現雖老邁仍就食四方，沒有時間也沒有精神去幹些不相干的閒事，自閱莊文之後，實在如骨鯁在喉，尤其受新一軍袍澤所促，不得不盡力蒐集事實，公諸於世，以正視聽，文中或有對莊君失敬之處，尚希涵容。但我仍然要奉勸莊先生，大作中風花雪月，兒女情懷，長白山下的旖旎往事，已足夠吸引讀者了，有關軍事、政治最好是少加評判，尤其臧否人物，更應根據史實，不可主觀，庶免引起公憤，自毀形象，不諱以為然否？